

NIETZSCHE T R B Y A N YANMING WORLD MASTER THINKERS

尼 采

〔丹麦〕乔治·勃兰兑斯 著
安延明 译

尼 采

〔丹麦〕 乔治·勃兰兑斯 著

安延明 译

责任编辑：李 河

装帧设计：张 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尼 采

[丹麦]乔治·勃兰兑斯著 安延明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封面印刷：新华彩印厂

正文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736×965 1/32开本 8印张 字数138千

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9,000册

统一书号：3007·467 定价：1.54元



George Brandes

Friedrich Nietzsche

Translated from the Danish by A. G. Chater

First Published. June, 1914.

New Edition, November, 1915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15

本书据威廉·海尼门公司 1915年英文版译出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年龄阶层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卓越睿智的思想之光。

这套丛书的价值不是我们预先完全认识到了的，而是它自身存在并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编辑了丛书，然而一迄它诞生出世，我们都受到丛书精神的影响：我们悟解到，自己是生活在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所改变了的世界中。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打上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的烙印。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

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象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著作迄无译本，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须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全部采用翻译和编译外国享有学术声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大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为译本。我们不但希望丛书能使她的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

思想，而且希望这一了解建立在最科学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此外，在选择译本时，我们也注意取材尽可能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不至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也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致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陈子明

副主编：张晓明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安延明 孙乃修

李 河 李旺盛

陈子明 张 强

张晓明

目 录

尼采与勃兰兑斯——译序	1
第一章 关于贵族激进主义的一篇 论文（1889年）	25
第二章 1899 年 12 月	123
第三章 1900 年 9 月	197
第四章 1909 年	209
尼采主要哲学著作目录	223
人名索引	225
译后记	235

尼采与勃兰兑斯

——译序

—

1948年，美国学者克瑞恩·布林顿 (Crane Brinton) 在其关于尼采的专著中，曾就尼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做过这样的估价：

“5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尼采的著作，无非出于三个目的，或者说要将其派作三种用场。当然，这三者并不互相排斥。一些人是想从中获得一种能够产生滋补、止痛、振奋和慰藉等效果的美学经验；另一些人对他“现实地”研究人类社会行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对于一种所谓“道德自然史”的尝试性勾勒感兴趣；还有一

些人则企图从他那里找到某些对于今天看来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即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信仰的理论支持。”^①

这是一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我们可以从许多西方学者，例如伯特兰·罗素的有关著述中，看到类似的口吻和提法。

从那时起，30多年过去了，慷慨的大自然又一如既往，为新的观察者们提供了新的眼睛和新的视角。凭借着这一切，我们发现，布林顿先生上列的三种情况，分解地看，统统存在；但合在一起，却成了另外一件证明物。它昭示着这位叙述者的肤浅和狭隘，或者换句话说，它表明，布林顿先生对于尼采的理解完全是皮相的，根本不得要领。

我的眼睛为我呈现出一幅新的尼采肖像。在这对瞳孔里，尼采首先是一位反抗基督教传统，连同全部欧洲近代文明的斗士。他挟带着一股狂暴的飓风，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文化的角度，象其同时代的许多伟大批判家一样，闯入那些空虚、胆怯，而又志得意满的欧洲中产阶级，特别是德国中产阶级家中，以其强有力的手，横蛮、甚至残忍地将他们从温暖舒适的鸭

^①《尼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英文本第233页。

绒被中拽起，驱赶进夜幕笼罩下的荒原。在那里，他伴着雷鸣电闪，向每一个人大声宣告：近代欧洲文明正经历着一条下降的曲线，并且日趋腐败；如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大时代的门槛，“上帝死了”，从而应该对一切与其有关的价值重新做出估价。应该寻找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吸干这湾腐臭的海水，并以新的思想群山填补上这个巨大的深坑。当然，他不是摩西，也无力引导人们走出苦难的峡谷。他的具体指点往往是荒谬的、甚至十分可笑。但是，他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他喝令自己的听众，跟随着他，跨过十几个世纪的颓垣，回到古希腊狄奥尼修斯（酒神）的巨像前，去品味往昔的金酒的清香，追求一种生命的完满和充盈，在自己心中，也在自己的外部，开垦出一片新的田野，迎接“超人”，即与基督教传统正相反对的人的降生。

对于这幅雄壮、酷烈的图景，我如鲁迅先先一样，喜爱它那惊心动魄的批判性的思想闪电，那种为完满的个性而发出的狂呼呐喊；同时，又深深地厌恶那些到处可见的、赤裸裸的、贵族主义的灰暗线条。

二

莱蒙托夫曾经说过：“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我想，大多数译序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我要翻译乔治·勃兰兑斯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因为，就我所知，在众多的尼采传记中，他的书不仅写作最早，而且极具洞察力。它可以使我们对尼采的独特精神风貌，他那横空出世的思想形象获得一种十分强烈、十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我要写作这篇不短的译序？因为，由于各种原因所致，他对尼采全部思想脉络的把握尚不够准确，因而他的一般描绘也常常失之朦胧和狭隘，有些地方甚至相当不如人意。

1887年，自信已经为德国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最渊博的著作”的尼采，于四处碰壁之后，将自己的两部书寄往哥本哈根，“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自此开始了他与勃兰兑斯的友谊。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勃兰兑斯是第一批真正参化和了悟到尼采的价值的学者之一。然而，他的认识工具却不是一般哲学家们惯用的逻辑推理法，而是一种艺术

家的直觉和感受力。换句话说，他主要不是通过理智，而是通过感官，看到、听到和嗅到了尼采的伟大天才，并从他那堆为一般哲学家们所不齿的隐喻、格言、甚至戏谑中体味出一种澎湃的激情和新生命的萌动。同样地，他的批评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作品本身，而是力图透过纸背，去把握隐藏其后的人以及由这个人所代表的某种精神。他的第一个反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这是一位高层次的思想家”，“他是什么远比他实际做了什么更令人神往”，“他完全值得研究、批判和争论。”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同理，有什么样的叙述者，就有什么样的叙述效果。正是在勃兰兑斯那充满艺术灵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位特殊的哲学家。他的头脑不是一架逻辑的网络，他的灵感也主要不是得自于阅读；他的哲学著作，除了《悲剧的诞生》和《看这个人》^①外，统统是以一种足以令斯宾诺莎、黑格尔们瞠目结舌的方式，即格言体的方式写成的，不仅书与书之间缺乏总体的构想，而且段与段之间也常常十分松散，带有明显的随意

① 系尼采自传。语出自《圣经》。彼拉多曾手指将要受刑的耶稣，对众人说道：“看，这个人。”

性。这些内容，有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有的则不过是当下的感受和情绪的记录。

勃兰兑斯之发现尼采，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首先不是得到自己的同行，而是得到文学家的承认，这似乎是一件逸出常轨的事。然而，无独有偶，叔本华不也是首先得到了歌德的赏识吗？这一事实的确是饶有兴味的。一方面，它破坏了黑格尔为哲学家们立下的清规，即所谓“哲学家越少将个人感情注入哲学之中，则他的哲学也就越好。”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证明：历史在十九世纪末塑造出了一批有古希腊遗风的新型哲学家。他们带着由大工业造成的分裂的心灵，却又瞻望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一种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极乐。他们是一些名符其实的哲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些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

这样，按照勃兰兑斯的指点，我们首先就应该将尼采理解为一位经常处于迷狂状态的艺术家的。并且时刻不忘以审美的态度去品味他的著作。中国画论有“远观其势”一说，以其用之尼采的作品，那是再精当不过了。这是一片初春的草地，它一碧万顷、生机盎然，当微风

吹过，你便可以在新绿的起伏中，感受到自然的脉搏以及造化的无穷伟力。当然，如果你执意拘泥细节，一定要象鸵鸟一样，把头扎到每一棵青草的根部，便不难发现，那里横陈着隔年的败叶，湿漉漉的，散发出一阵阵腐臭的气息。然而，你为什么非要做鸵鸟，而不去品味那富有生命力的、美好的一切呢？同时，尼采的著作又如一座乌云密布的穹窿，到处飘荡着不安的电荷。这些因子在不断集聚着，终于酿成一阵石破天惊的隆隆雷声。在这里，单独的电荷似乎是难以把握的，其实，也没有这种必要，最为我们所关心的，首先应该是惊雷本身。

但是，我们还应做进一步的思考。惊雷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天文现象，但是，它的基本成因，它的真正后果等，却不是单靠感官，靠听觉或嗅觉等所能把握和说明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勃兰兑斯的根本缺陷。

在致尼采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精神从您的书中向我吹拂。”在本书第一部分结尾处，他又写道：“我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尼采，首先是由于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在